

城市文學節 2013 分組交流會（散文組）

日期：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學術樓（一）4樓周德豐伉儷演講廳（LT-4）

嘉賓：黃子平教授、章詒和女士、韓良露女士

主持：張萬民博士

紀錄：彭航同學、麥向暉同學、蔡曉珊同學、楊家麗同學

主持：歡迎大家來到城市文學節散文組分組交流會，也非常歡迎和感謝三位評委和嘉賓。我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系的張萬民。我先做一個簡單的開頭，再由三位老師發言，最後把時間留給大家，我會把大部份的時間留給大家，做現場的一個交流。我們散文組的三位評委分別是文學節的老朋友黃子平教授和章詒和女士，還有第一次參加的韓良露女士。三位老師都是橫跨幾個領域，不僅僅是寫散文而已，像黃子平教授是作研究、寫評論、寫散文，章詒和女士是研究戲劇和寫散文、小說的。韓良露女士更是美食家、散文家和策劃人。所以今天的討論可以圍繞散文創作、人文環保的題目或是其他感興趣的領域。

韓良露：那我們就來閒聊吧。為甚麼？因為是散文，它裏面就有一個閒聊的性質。我剛剛臨時想到了一個比喻，就拿人穿衣服這件事來說。我覺得寫新詩就像穿比基尼，你穿在身上的布很少，你露出來的皮膚，手腳都是沒有遮掩的，所以你必须身材很漂亮才可以把比基尼穿得好看。而你如何透過穿比基尼，用你的皮膚和身材

的線條引起別人最大的遐思、幻想，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同樣，寫新詩需要你表達的東西是要非常考究的。你要用有限並且精確的文字，去寫一篇能讓讀者產生共鳴的讀物，所以我們會覺得是否寫新詩和穿比基尼一樣呢？正因如此，很多人都不敢寫新詩，一是因為害怕自己對文字的掌握得不夠細膩，二是因為不想撩人情思，因為我們知道欣賞一篇好的詩，讀者必須和詩人所寫的產生一種共鳴。而有些人就不想這樣的一種效果發生，所以就不寫詩。

如果我們用比基尼來比喻寫詩的話，其實寫小說就如世界各國的禮服。比如我在日本京都看過的十二單衣，它是一層一層的衣服。有的是粉藕色，有的是湖綠色，還有的是紫色，但當它們合併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改變了原本單一的顏色。所以，我們會覺得小說就是一件繁複的禮服。不論是十二單衣，還是巴洛克時期的衣服，它們都是有層次的，而且穿衣的時候是費時的。小說也一樣，每一段篇章單獨看也可以，或者結合整篇小說的起承轉合一起看也可以。所以我們可以說，寫小說的人是不是就像是在造件禮服呢？在寫小說的人在表現人間百態的想法的時候，就像設計一件禮服。如果我們說詩人是位催眠師，那麼小說家已經是位魔術師了，觀眾只會跟着魔術師已經設計好的情景去欣賞表演。小說裏面，不論讀者讀到的任何篇章都是經過作者設計過的，讀者很難脫離作者設計好的故事情節。

那回過頭來說，寫散文又是甚麼呢？那我就會想甚麼衣服讓我們穿起來感覺最鬆散，即沒有禮服那麼繁複，也不像穿比基尼讓人覺得緊張。就假設說你在跟別人打電話、上網閒聊的時候穿甚麼會讓你最無所顧忌，其實答案呼之欲出了，就是睡衣。所以寫散文這件事情的本質有點像穿的睡衣。可是我們不要以為穿上了睡衣就一定要寫浪漫的、輕鬆的文章。寫散文我們也可以寫大膽的東西，就拿來禮服來說，你再有大膽的想法，但已經被禮服設計所吸收了。那如果是拿比基尼來說，大膽的想法也一定已經轉換成了皮膚的光澤或者身材的線條。所以散文有的時候離作者想表達的思想，會有一定的距離。正因如此，不論是在中國、英國、法國或者是拉丁社會，

散文的傳統裏面一直有兩個很重要的詞彙，就是言志和言情。言志是指思想的表達，言情則是感情的表達。在所謂思想與情感的流露這件事上，散文或隨筆提供了最鬆散、自由的寫作空間。不管我們從事哪一種類型的寫作，在文學的領域裏面，它事實上是潮流的，像是戲劇，新詩都如此。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大概在我國中的時候，台灣很流行現代詩。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寫新詩的人都覺得他們掌握了表達文字的指揮棒。可是我們說一件有趣的事情，整個近代中國文學是非常受美國價值的影響。在美國的傳統裏，詩事實上建構了一種美國本土文化的認同。相反地，我們再來說隨筆，它其實是比較歐陸社會的，你可以在意大利、英國、法國，甚至是日本的傳統裏都可以看到隨筆的重要性。而我，事實上是在二十多歲以後才看大量的隨筆，在二十多歲以前，我是看新詩和小說。

另外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其實散文與隨筆，它們觸及到的言志和言情領域是很廣泛的。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閱讀散文和隨筆需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有一種和文章情感與思想的互動。在我年長以後我察覺到，年輕人的生活經驗，例如旅行、政治、社會經驗很淺薄的話，我不覺得你會是一個好的散文或隨筆的讀者。因為大部份文章裏面提到的事情，你都沒有經歷過。而散文形體上雖然感覺很鬆散自由，但是作者在文章內裏想表達、袒露的思想是需要讀者的呼應，那如果讀者缺乏那樣的生活經驗就自然很難產生這種呼應。而一般來說，我們會覺得散文或隨筆都很好讀，可是當你完全看不懂那些日本、英國作家的那些隨筆和散文的話，還不如去讀詩或者小說。所以散文和隨筆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閱讀。另外，散文和隨筆的文學類型，可以包容人類經驗的繁複性。在早期的文學寫作當中，有很多的體裁是要經過轉換的，可是有很多的體裁或者實物、日常生活的東西，其實都可以從散文和隨筆當中廣泛的接觸到這些題材。最後說個玩笑話當總結，在我經過半百的人生中，我發現交隨筆或散文家朋友是很好玩的。若和詩人或小說家交朋友也可以，但是找詩人或小說家當伴侶會有些苦。這就是因為在寫詩、寫小說和寫散文本質上，作者的性格會有種天生的不同。好，謝謝。

章詒和（此節為學生綜述）：緊接韓良露老師的是章詒和老師。席間，章老師不時語重心長地對觀眾，尤其年輕一輩，加以勉勵，亦多番就散文創作，感言細數，她更提出不可依賴網絡、強調散文的情感真實性、內容須細膩而切忌空泛，共三點要項。章老師的金石良言，足為年青人創作時作借鑑。

一、不可依賴網絡

章老師已感嘆中國內地的創作風氣不振，往往靠抄寫網站的內容以濫竽充數，並不健康。「現在寫散文，容易得很，只需上百度就可以，這跟你去旅遊前找一下旅遊指南，沒甚麼兩樣的，造成了包括莘莘學子在內，不少人只會寫普通的文章或論文，而且多是從百度百科等網站隨手拈來，可又缺少消化跟思慮，結果文章千篇一律，對於高水平的散文所講求的原創性、情感真實而摯誠，就變得無從入手了，現在的人，每寫到散文就頭痛了，這是因為沒有百度就不會寫文章，這也是大陸語文教員之痛，這是非常可怕的，電腦一開你全知，電腦一關這些東西全不屬於你的。」章老師又特意舉例，指是次文學節，諸多散文中有一份佳作，用字相當精練，本想列之以首名，可它的文章套路竟然跟網站上的文章如此地相似，考慮到散文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原創性，此事只好作罷，如是者，章老師勸戒無論是香港或者內地的青年人，創作，應該用開創性、創新的角度來寫文章，實實在在的從自身經歷、思維出發，「第一條就是奉告諸位，不可依靠百度等網站來寫文章、寫散文」。

二、強調散文的情感真實性

章老師提及，她曾說過散文較之與其他文體，更着重「事實」。跟寫詩、小說所的不同，散文需要的是「事」，前者追求天馬行空，後者追求腳踏實地，這種「真實」，不是資料數據的，而是主觀情感，是寫散文的基礎，情感流露也不難，難的只是怎樣忠於自己又表達真摯。她隨後唸出了一篇文章的其中一段，「花兒開了，我卻不大高興，它敗了，秋就要來了」，這篇文章章老師頗為推崇，厲害之

處不在於對雨、山、花的描寫，而是那種情感的真摯，真摯之餘，卻不落俗套，「沒有講甚麼傷春悲秋……倒表達了人過中年以後，那種歲月不留人的情」，有着如此真實的情感水平的散文，方算得上上之作，「所以，為甚麼像周作人、林語堂這些老一輩的作家，他們的散文能這般有力？就是用散文把人類普遍存有的情感給表達出來」，可惜，現在的散文，有時候情感或虛假、或空洞，尚有待改進。「請諸位記着，這種文章裏的情感，你可以騙得了人，可騙不了自己」。

三、內容須細膩而切忌空泛

「散文可以沒有故事，可以沒頭沒尾，可以沒有人物，但一定要有細節」。章老師再三提及，「散文必須在寫的時候小心、仔細的寫，盡量避免流於空泛，這是寫散文的規則。舉例說，周璇這個大明星，以前都很受歡迎。怎地歡迎呢？她不過寫一首歌，有人就出價黃金二兩。這黃金二兩，就是在說她的身價，就是散文所要求的細節」。除此之外，她又以廚子烹調美食的手法作比喻，闡述創作散文，細節的重要性絲毫不低於情感的真實。然而，紀錄細節的能力需要培養的，章老師由是提到自己屋子裏頭每個角落也掛着紙條，方便隨時隨地紀錄生活中，一刻的細節、體會，從生活出發。「所以，你們需要培養紀錄細節的能力，需要培養隨時隨地紀錄細節的習慣」。

話語末段，章老師凝重的提醒時下的青年，「一定要寫得好一手好文章。這於青年人將來的工作、人際關係有莫大益處，雖然你不一定要當文學家，可以當政治家、音樂家，但孩子們啊，一定要寫得一手好文章」。

黃子平：本來我是做評論的，而且還是評論小說為主的，跟散文沒有多大關係，但是跟章老師同台演出多了以後，變成散文組的新秀了。剛才兩位散文大師都講到了文體、體裁跟和年齡之間的關係。我們小時候都寫詩，所有文學青年，一看詩倒是不少。我年青

的時候在海南島插隊，上回詒和說她插了六年，相當於本科生加研究生。我是插了八年半，插隊的時候為了改變自己重體育勞動的方法就開始學寫詩。

當時的稿費很可觀，大陸的稿費很多很多年都是固定在一千字十塊錢。詩呢，二十行等於一千字，所以是一行五毛錢。五毛錢甚麼概念呢，五毛錢當時在廣州的街頭可以斬一盤白切雞。其實都是開玩笑，寫詩和物質沒有關係，是它比較容易模仿和入手。那其實寫小說的人是從小會作白日夢的人，這些都需要人物和細節，但很多人因為沒有掌握文字的技巧，所以後來他那白日夢都白做了。那天小時候會做白日夢，又掌握了那種文字技巧或者小說的那種形式，他就會變成一個小說家。我自己曾經心動動的想寫小說，後來發現寫不了，這是需要天份的，只好去做文學評論。有一句話叫：寫不了詩不如寫小說，當不了小說家寫散文、寫文學評論。以前是天天和小說活在一起，尤其是關心當代小說的話，不可能到年底才一次看過一整年的小說。要知道整個小說界，或者小說家他們在關心甚麼，他們的進展如何。我那時候的才能是我能告訴別人最近有甚麼好的，值得看的小說，現在我就沒有天天看了。讓我最驚訝的是問到這些老朋友都會有自豪的說，我早就不讀小說了。後來我發現也是跟年齡有關係，因為要有一定的經歷和好奇心去追小說的情節。讀長篇小說必須有時間，必須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讀完它。因為小說是一個虛構的場景，裏面的人物、人物關係和獨特的環境是要在閱讀過程中把它建立起來。所以會在讀到第三、四章時畫面才慢慢浮現出來。所以讀小說一定要一氣讀完，要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畫面連續下去。讀散文就可以隨時打開，可以從任何一個地方開始讀，讀完也隨時可以放下。這跟經歷是有關係的，一本文學雜誌中，和我相同年紀的朋友都說只會看文學評論和散文。這裏面就是涉及到知識準備，沒有足夠的知識準備是無法體會讀散文的樂趣。就像能和朋友徹夜聊天。也是要有相同的知識積累才能聊上一整晚。比如說周作人，他的散文中的苦澀積累於文抄公，抄了無數的文章，所以他的散文可以反覆地讀，且讀得享受，就是一說就能喚起你的

共鳴。讀散文不光只是讀進裏面的思想和感情，而是讀進一個深厚知識的累積。

2011年中華書局邀請我編輯香港散文典藏，我發現香港文學很重視散文，因為我編幾乎每一本都要和別的出版社商量版權問題。在當中能體會到香港文學的精華就在散文，最能體會香港的知識積累和精神面貌。在香港這麼特殊的寫作環境裏面，香港有這麼一些作家，全靠對事實、對歷史，對人的感應來表達他們的所思所想。至於寫作方面的忠告，也就是一個陳腔濫調的比喻：散文是米飯，詩是酒。我自己的飲食經驗是一家飯店如果米飯做不好，就永遠不會再去了。最簡單的米飯其實是最難做的，是最基文的文字工夫。所以還是要先把飯做好。

主持：接下來是提問時間。

聽眾（甲）：我想問章老師，您剛才說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是尋求百度等網站這樣子，我也不否認身邊有多同學在寫論文，做功課都通過這種途徑而得來的。可是，也存在一個問題。可能我們還在一個學習過程中，不一定就能掌握很多的學習方法，我們就會比較習慣性地轉向這些實體資料中，去尋求一些答案。我們可能會去整合、拼湊、加工。那我就想問章老師，如果我們不用尋求百度這種途徑的話，那我們以現有的這種起點，怎麼去尋求其他一些途徑呢？

章詒和：我覺得，如果寫論文，那就上百度吧。對付老師，你也上百度吧。對付領導，你也上百度吧。只要你寫散文，就不要上百度。就是你要寫自己的東西，真的是要從自己出發，因為散文是個人主觀性極強，那麼個人的人格，屬於你自己獨特的感受，屬於你自己的表達是最要緊的。郁達夫的小說中有一段話，我只看過一遍，到現在還記得。「我成男人了，我要求要睡女人。但是我又這樣窮，我又這樣醜，怎麼辦？我就要去嫖妓，存錢，攢錢。終於有一天錢差不多了，我喝了酒，然後在風雨中立刻叫了一輛車，就到

了妓院去，然後在一堆女人中，挑了一個便宜的，胖胖的，白白的，好像也有一點老。然後，我就睡了。早上醒來，我發現旁邊是一個她，也同樣的醜。我落淚了。這一夜，我換了骨血。」這是郁達夫的一段，我大概是小學六年級看的，我就記住了。為甚麼？所有的文字都有它自己的感受，百度有嗎？這個世界很虛偽，你就用虛偽對付虛偽。但是，總有一些時候，你要用真實來對付你自己。唯有真實的文字，你個人的感受，你的文字才有可能留下來。那麼我們靠甚麼呢？靠閱讀，靠記憶。孩子們，你要記住。你不能打開電腦後，全知道；合上電腦後，全忘記。只要你記不住的東西，從文學上來說，它就不是你的，它就是別人的。孩子，你要是想要有一手好文字，你要下點硬功。然後，你也要有個人的體驗。比如我寫過：「仰望天，所有的都是濕的，從頭皮到後跟，連褲腰帶都是濕的。」你要沒有淋透濕，你絕對不會像我寫出「連褲腰帶都是濕的」。為甚麼呢？這個褲腰帶不是紮得緊嗎？再淋雨，你褲腰帶是濕不了的。但是就有一種雨，你在大雨下站着，淋了八小時的話，褲腰帶就是濕的。我在想，百度是需要的，這是拿來對付別人，但總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積累，要看經典的書。孩子，有些東西要記住。你自己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聽眾（乙）：剛才黃老師說的，他不太會編故事。我覺得我也不太會編故事。但後來我就給了自己一個安慰，我就覺得那些真真實實看到的東西去給我更長久的感動。而章老師剛才說的，一定要有真實的感情在裏面。還有韓老師剛才說的，讀散文需要學識背景。其實，我自己非常喜歡閱讀散文，特別是老一輩作家的散文，但我可能沒有那麼多的知識背景，但我真的充滿着感動與想像。散文給了我一個釋放的機會。散文讓我覺得生活裏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值得我們去把握。我也很想知道，在各位老師的生活裏，散文有甚麼樣的影響？

韓良露：剛才黃老師講到了問朋友現在讀不讀小說這個事情，

我當時就立即想起了我早年看了很多電影，也寫過劇本，身邊都是看電影的朋友。其實，我後來發現了一個好玩的事情是，我那麼老朋友在年紀大了以後（40歲以後），就不看電影了，而是看紀錄片。這就說明了人到了一個年齡之後，不管他是職業還是業餘的作家，或者只是一個生活者，他會發現，生活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與生活有關的事情，尤其是這些比較真實的事情，它是最能夠打動人的。當然你遇到拍得又好又有真實生活感的紀錄片更好，可是你不會只用技巧來評估你所看到的。就像看散文，你不會只憑技巧去決定一個散文可不可以讀。可是，散文的技巧又好，又流露真情，又有生活的細節，那叫千載難逢。有些人在生活上甚麼道理都不懂，也沒有甚麼生活經驗，也沒有知識的經驗，可以寫好小說。其實，小說家很會編故事，但常常對事情沒有看法。在我自己的人生經驗裏，如果你不太會聊天，知識也不淵博，對事情也沒有獨特看法，也不太注意細節，也不會觀察，其實你不容易成為一個散文家。除非你年紀大到一個程度了。這就意味着很多小說家的小說寫得很好，但他其實不太會聊天。他的談話中，總是會提到自己的小說。但是，少數小說家也是知識很淵博的。我的意思是，你知識不淵博，你不容易成為好的散文家。但是，你知識不淵博，你可以成為好的小說家。在座的各位，其實了解自己滿重要的。如章老師剛才講的，她喜歡閱讀。有的不一定有知識的共鳴，但你讀個二十年，你就有了。所以，你就認真地讀。讀多了，你知識就廣。這個是第一點。第二，散文還有獨特的方面。散文中有一種知識型的散文家、知識型的隨筆家。還有一種類別是，生活的散文家。這裏頭是說這個散文家有沒有生活經驗。雖然有百度，但是如果到了我們這個年齡，如果我們生活經驗豐富的話，過了40歲，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寫的文字可能不夠好，但這個文字是從生活經驗裏來的還是抄來的，年紀大一點的作者不可能不看出來的。其實散文家最大的寶藏還是生活經驗，其次才是讀書經驗。散文有時候出於對世界非常廣大的關懷。散文即使不夠好看，你還是會讀，甚至你可能讀的時候還是會感動，因為散文所追求的人生的體驗是比較全生活，不只是為了某種藝術價

值而存在，是特別為了生活而存在的一種創作。

黃子平：我前年回到北大去教當代文學，我佈置了作業是每個星期都要寫。在香港，是每個學期大概寫一篇作業吧。我覺得寫作練習很不夠。所以我要求每個星期都要寫一篇，字數只有三百字。後來，學生叫苦連天，說三百字多難寫，都要求放寬作業量。我的基本要求是，有話就說，沒話別說。但是，文字一定要好。雖然他們一開始叫苦連天，但寫到後來就很高興，因為能這樣做作業，字數又不多，而且學到了怎麼表達一種精練的思想。後來，有幾個同學發郵件給我，有同學說暑假已經過完了，我回頭看完我寫的那十幾篇作業，很認真在寫的，文字很好的。他自己覺得文字很好的。他用了一個比喻，我很感動，就是說像是毛茸茸的小雞雛一樣蜷在一起，很可愛。我覺得這是我教這門課最大的收穫。這就是說，你學中文系，光是靠百度來寫作業，那多可惜啊。你好不容易有個操練自己文字的機會。我就補充這麼一點。

聽眾（丙）：章老師，你好。我和您有過一面之緣。我們是一個高中，在北師大那年校慶的時候，然後我們有幸採訪了章老師。當時，覺得章老師給我們的期望和講話都非常樸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章老師說要多讀書，多了解歷史和文學。那時候我們上高中，而現在我們讀研究生了。我們發現，章老師對我們的期望不只是讀書，而是要有一種內心的昇華。那我想問的就是，我們其實很快就要畢業了。畢業以後離開學校的環境，也不想剛才黃老師說的，有留作業，有一些硬性規定來讓我們做一些思考，形成這種習作。那麼，我們工作可能不會真正做一名作家，我們都會有自己的工作，我們要怎樣尋找那種契機來進行寫作或者是思想的概括？就好像總是說沒時間。我們也會像章老師所說的，寫小條，我們也會偶爾有一閃念的想法，但很難將那個想法形成一篇很好的文章。所以，我也想問老師，那些小的想法，我們如何讓它們形成一些比較好的文章呢？還是說，像老師說的，我們需要一些深入的閱歷呢？

章詒和：首先你要尋求一個職業，守住你的飯碗。衣食住行盡快獲得解決。底線是不要犯法。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為甚麼民國那一代人出了那麼多人，1949年之後，就不怎麼出人了。我們把純政治的問題先拋開。之前的作家就是從小學的私塾到17歲，中國學問做完了，四書五經倒背如流。17歲到27歲，到外國學習。我父親那一輩，那時候沒有說學貫中西，精通幾國語言，因為大家都是這樣的。他們29歲之後都回國。回國以後，有一個平台。你想辦報，你就去辦。你想教書，你到大學謀個差。你想打仗，你拉一夥人馬，買點軍火。他們回國以後，這些人的衣食住行都沒有問題。所以，他們29歲回國以後，起點都很高。可是，我們現在大陸的孩子，到了40歲還在弄房貸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的衣食住行要拖累一個人的生命的一半以上。天天都是車子房子票子老婆。你說他俗，他是俗。你說他不俗，他的問題沒有解決。你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你談甚麼文學？這幾十年，中國的孩子們是很可憐的。大量精力都耗費在衣食住行上。所以，我奉勸孩子們，第一件事情，你們找飯碗。第二件事情，盡快把衣食住行解決了，不要搞到40歲還在衣食住行，這種東西太悲哀了。把衣食住行解決以後，才能談得上甚麼境界，甚麼文字。大學畢業後，先擇業，多多掙錢。盡快把衣食住行解決了，然後我們再來談高尚的東西，再來談精神的東西，再來看內心的東西。

主持：章老師給的這個建議非常的實在，太實在了。

黃子平：「衣食行」好辦，「住」這個最難辦了。

韓良露：我稍微補充一下。其實每個時代都有所要面對的困難。其實你看整個世界文壇史，每一個時代想寫作的人，裏面都有很多覺得自己是窮人的。我倒是覺得如果你的志趣真的是寫小說或是寫詩的話，事實上你就去寫吧。你不見得要真的苦個三十年，你苦個三年或者半年。有些人真的是半年或一年就能寫出好小說。在我的

觀察裏，30歲之前寫好小說和好詩歌的可能性不少。但是，年輕人寫好散文真的不多，真的要有生活知識的經驗。散文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累積。有一個東西其實很重要，就是領域感。領域未必等於專業。比如章老師，她有自己特殊的領域感，我們說：「往事並不如煙。」這個領域感是沒有人可以去取代的。每個人都有他的領域感。這個領域感對寫散文十分重要。譬如現在台灣有些年輕的醫生寫的散文，與他們的領域有關係，寫得非常好。我就覺得寫得非常好！為甚麼呢？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在幹甚麼。以前，學醫的魯迅，他寫的是社會，他不是寫他自己的工作。但現在學醫的作者就覺得，社會讓別人去寫，而他們會選擇寫醫學。他們在寫工作時，也讓我們看到社會。這就意味着領域感非常重要。如剛才章老師一直說的衣食住行的問題。衣食住行不能解決，這也是很重要的散文題材。所有的人生經驗都是面對生活的人可以寫的東西。一般來說，很少小說家是很晚很晚才開始寫的。可是，散文家則不是這樣的。其實有太多關於人類經驗，關於衰老這件事情，如果要20、30歲的人來寫衰老，不要想了。我認為人類經驗的多樣性和人類經驗的無邊際，事實上是所有想寫作的人，一個無止境的可能性。

黃子平：雖然寫作越來越專業化了，包括醫生、手機啊。不光寫醫療，還寫到病人。

章詒和：現在醫患關係緊張，這個題材就十分時髦了。

黃子平：不光專業問題，相當多層面都涉及到了。像旅行，以前沒有那麼多旅行。一輩子沒離開家門的人多得，專門有新的文類產生了，包括飲食文學，以前也沒有飲食文學。所以說，散文的範圍一直在變化和擴展着。

主持人：現在還剩下幾分鐘，還可以留最後一個問題給大家。

聽眾（丁）：謝謝老師，老師講的內容，我很深受感動。還有老師早上講的記憶問題。就是我們人類記憶既有獨特性，又有多樣性。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說，他肯定要珍視內心真實的那種記憶，並且把它給表現出來。為甚麼在年輕一代人裏，讀散文會比較少呢。我覺得可能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就我所見到的一些學生，他們沒有保持一種包容的心，去尊重別人的記憶。這種沒有尊重別人記憶的過程是不是就讓他沒有那種機會去和別人相契合呢？我經常看到很多作文，用了很多美麗辭藻，單個辭藻很美，但組合在一起卻沒有情感在裏面。剛才章老師說了幾個散文評判的標準，我覺得這幾個標準是最為基礎，也是最為核心的。另外給了我們很多空間讓我們自己創作。可是在大陸的語文教育中，就沒有空間。是不是細節描寫？是不是情景融合？很死板。這樣一個標準來評判散文的時候，是不是合理的呢？

韓良露：很少教語文寫作的變成作家。

黃子平：對。我一向反對語文寫作的。我覺得中國傳統教學是最科學最合理的，在沒有理解能力，但記憶力最好的時候，拼命讓你背，背了一肚子四書五經，沒有一句是懂的，但背得極熟。雖然沒有理解，但是一下子背下的東西融會貫通。但是，現在卻跟你講主謂賓，講道理，講得你稀裏糊塗的，句子又沒記住，只記住哪一個是主語，哪一個是賓語。其實，語言中很多是沒道理的，花費太多時間去解釋語法現象了，侵佔了我們去背，去死記硬背的那些時間。當我們要學習語法時候，等於是將母語變成了外語。我們學習母語時，從不會問語法如何，很多沒道理的東西是講不清的。所以，我從根本上反對語文教育的。剩下兩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背和寫。

韓良露：剛剛你這個老師，你別擔心。我們活在一個開放的系統裏面，我們整個生命的意義是，誰都會老。你的學生也會老，你不用替他擔心。他有一天就知道甚麼叫老。意思說，文學有多樣性，

記憶也有它的多樣性。這些東西是同時共存的。每一代人都會老，最重要的是我們是不是讓人類記憶這件事情成為我們生命裏頭一個延續我們存在感的方向。創作最後的意義是存在感。我們透過創作，我們獲得存在感。

主持：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讓我們再次以熱烈掌聲感謝我們的嘉賓。